

孔子眼中的“好学”

——从一个系统性角度的考察

李惠文

摘要 从孔子定义的四种学习境界、三个典范人物的行为特征,以及《论语》中孔子师生的其他论述进行系统性分析,可以看到,孔子眼中的“好学”指治学者立志成为君子、谋求礼治仁政之道而表现出的对学问与德性的热爱和追求,态度上表现为真心爱学、恒久乐学、刻苦勤敏、谦虚老实,行为上体现在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紧密结合、深钻细研、融会贯通、活学活用,还要不断反思、总结。在现代社会道德迷失的背景下,要积极利用孔子“好学”的积极因素,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培养学生志向高远、以德为基、克服困难、乐学善学的态度和品质。

关键词 孔子 好学 学问 德性

中图分类号 B222.2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002-2627(2014)03-0019-05

作者:李惠文,男,1967年生,山东青州人,教育学博士,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化教育、教育管理、教育测量的研究。

“学”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^①。作为“学”之典范,“好学”则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从出现频率看,它仅在《论语》中就有8个章节、共16处专门涉及,可见孔子非常看重“好学”。林桂臻^②、李翔^③曾对孔子本人的“好学”精神作过论述,但因未将其纳入孔子思想体系中全面分析,未免有所偏颇。也有学者^④试图对此进行纠正,但最终“都只是抓住他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来进行论述”^⑤,并未真正上升到系统层面。实际上,从研究价值上说,“好学”是一个将孔子思想中的君子、仁德、学习、修身、治国等重要概念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节点,确实值得深入系统地探究。

一、此“好学”非彼好学:基于直觉

《论语》中能称得上“好学”之人并不多。在孔子的三千学生七十二贤人中,只有一位真正称得上“好

① 参见张杰:《释〈论语〉之“学”》,载《孔子研究》2008年第6期;高伟、吴春明:《孔子论“学”的三重境界——〈论语〉读解》,载《道德教育研究》2003年第1期;陆信礼:《〈论语〉“学”字解》,载《孔子研究》2009年第5期。

② 林桂臻:《论孔子的好学精神》,载《光明日报》2004年4月27日。

③ 李翔:《试论〈论语〉中孔子的“好学”形象》,载《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2期。

④ 参见陆信礼:《〈论语〉“好学”解》,载《光明日报》2008年7月21日;李建华、冯丕红:《〈论语〉中的“好学”之德及现代启示》,载《大学教育科学》2013年第1期。

⑤ 徐刚:《论孔子思想体系的逻辑》,载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7年第1期。

学”者,那就是颜回,且颜回“不幸短命”早逝,“今也则亡,未闻好学者也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。除孔子弟子外,被孔子称为“好学”者,《论语》中只提到卫国大夫孔圉孔文子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位“好学”者,那就是孔子自己。尽管孔子本人一贯谦虚,但也曾断言,“十室之邑”像他那样的“忠信”之人尽管可以见到,不过都“不如丘之好学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因此,孔子眼中的“好学”绝非一般意义、一般层次上的好学,也就是说,一个为学之人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方可称为“好学”。

二、何种人可称为“好学”者

首先,孔子把人的学习境界分为四种:“生而知之”、“学而知之”、“困而知之”、“困而不学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其中,最上等人即“生而知之”者应该是天才,即所谓“圣人”。《论语》中对此没有明确定义,不过根据孔子的有关论述并与其他层次进行对比可以推知,所谓“生而知之”者应该指那些生来就有雄才大略、承天命以仁德治国并造福百姓的君王领袖、古圣先贤。然而,被称为“圣人”者少之又少,几乎千百年“不得而见之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也有人认为孔子本人就是一位天生博学多才的“圣者”,对此他却断然予以否认,说自己绝非“生而知之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但为了说服别人,他对自己之“学”也作了解释,说自己只是年少时为生活所迫多学了一些“鄙事”,现在自己在有些方面仍很“无知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,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不过是对知识学问总是“敏以求之”、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而已(《论语·述而》),所以并不属于“生而知之”者。

次一等的是“学而知之”。这一等次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应当不错,本来无需努力奋斗、求学进取,但是他们却不沉溺于当前的满足,而是对自己提出更为崇高的目标要求,抱持安人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而求学上进,其典型人物便是孔圉。孔圉身为一国大夫,完全可以像当时的很多大夫一样悠哉悠哉、安度一生,甚至可以与一些当政者同流合污、窃国乱政,但可贵的是他洁身自好,以“仁”为本,特别是身居高位而谦虚“好学”,因此深得孔子乃至当朝国君的赞赏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

中下等境界的“困而知之”,指因困顿无奈才去求取知识。这种人就像少年孔子一样只看到眼前利益,为养家糊口、维持生计而学,所学的都是些“鄙事”,属小人之学,所以并不为孔子肯定。孔子特别推崇的是人身处困境并不自甘卑贱,反倒志向高远,颜回即为一个典范。他家境贫寒,“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按常理他应该学点实用的手艺,先解决温饱问题,但颜回恰恰没有这样,反倒以苦为乐,变压力为动力,学而“不惰”、勤奋“不止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,且“不改其乐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以至于屡屡得到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赏。其实,一个人是可以从“困而知之”提升到“学而知之”层次的。孔子本人年幼因困而学,但自他十五志学以后便成功地将自己提升到“学而知之”的层次,实现了学习境界上的质的飞跃。这在常人是难以做到的,所以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,也希望别人能以此为榜样。

最下等的境界是“困而不学”,即指身处困境,自暴自弃,完全没有求知求学的欲望,而安于现状,苟且偷生。孔子对这种人当然持鲜明的鄙视态度。当他看到宰予白天睡大觉的时候,愤怒地批评他“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朽也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,即是对“困而不学”的鄙视。

三、学习什么知识方可谓“好学”

首先,孔子认为做君子、成大事者真正要学的学问应该是小六艺和大六艺。所谓小六艺,是指以实践技能为主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大六艺则指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教材的六门系

统课程。孔子认为,这六门功课的内容和作用各不相同,但都能达到增加学识、提高修养的目的。

具体说来,《诗》教人学习掌握抒情达意的文雅语言。孔子认为,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诗在德性培养上能教人“温柔敦厚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,学《诗》可以了解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名称,可以用于观察事物,诗的语言可以激发志气、表达思想、讽谏上级,诗的运用可以促进人与人更和谐相处。但是,孔子同时强调,学诗要学以致用,“诵诗”虽多,如果不能应用于实践,有效地处理政务、外交,那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

《礼》是又一门特别重要的学问和修养,它可以用来规范社会个体行为,教人做到真正的“恭俭庄敬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,因为人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蒺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社会恢复礼制,会促进整个国家的仁政,“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所以,孔子认为,上至君王,下至普通百姓,大到邦国交往,小到个体互动,都要以礼相待。国君应该“使臣以礼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、“以礼让为国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君子要“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因为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但是,孔子明白,礼具有外在性,要实现它的内化功能,则必须以“仁”为本,同时用道德和礼制来教化百姓,使人们自觉做到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

孔子对《乐》推崇有加,这不仅因为他对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,而且因为他清楚“乐”能教人“广博易良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、陶冶情操,是人的修养与社会和谐景象的象征和表达,即所谓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在当时的音乐中,孔子最为喜欢《韶》,在他第一次听到这种“尽善”“尽美”的乐曲时,竟回味无穷,“三月不知肉味”(《论语·八佾》,《论语·述而》)。除此之外,他还比较认可《武》,尽管它还没有达到“尽善”的程度(《论语·八佾》)。他特别厌恶郑乐,说“郑声淫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且“乱雅乐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另外,孔子还认为,“礼”、“乐”作为相辅相成的社会礼制工具,必须坚持不断地使用,“君子三年不为礼,礼必坏;三年不为乐,乐必崩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而且与“礼”一样,“乐”同样要以“仁”为本,否则,只能徒有虚表(《论语·八佾》)。

《论语》中除去上面论述较多的三种学问之外,还有一门重要学科——《书》。《书》主要记述古代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理想,教人“疏通知远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。例如,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多次引用《书》中的字句来说明孝道以及孝与政治的关系,足见其对于一个有从政抱负之君子的重要意义。所以,孔子把它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之一。

一般来说,在孔子眼里,上述四门学问是作为君子为人从政亟需学习的主要内容,但这并不代表孔子不重视其他两门学科。孔子认为,论述事物发展变化的《易》能教人“絜静精微”,记载春秋历史的《春秋》则使人能“属辞比事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。孔子早期对它们并未能潜心研究及用于教学,所以他在谈到《易》时曾不无遗憾地说,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

书本知识固然重要,但德性培养才是根本。在孔子看来,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,但不可以没有对德性的追求。所以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再三强调仁、德、义,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贤贤、轻色、忠孝、诚信,“虽曰未学,吾必谓之学也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。孔子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?因为当时世风败坏、仁德丧失,因此,孔子要求弟子从基本修养做起,等到个人修德达到一定程度,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”,必然就成为孔子的担忧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孔子常常以德学双馨的弟子颜回为例,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,指出颜回不仅勤勉好学,而且他的德行修养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,说他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,“不违仁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足见德、学之缺一不可。

四、学习目的和动机如何方可谓“好学”

孔子认为,达到“好学”层次的学习目的、学习动机可分为内在“修己”和外在“安人”两种。“修己”指培养良好德性,“安人”即治国平天下。孔子认为,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,如果自身修养这个根本已乱,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天下平”则根本无法实现;一个人知道了这一根本道理,即可以说获得了真知(《礼记·大学》)。同时,孔子认为“好学”与否是全面实现崇高学习目的之关键因素,不管一个人的动机和追求如何,离开了“好学”的支持,就会出现很多弊病和后果,即所谓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;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;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;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;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

春秋战国时代,群雄争霸,战乱不断,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土崩瓦解,为政不仁者“天下皆是”(《论语·微子》)。面对这种情况,孔子怀宝待沽,时刻准备复礼,实施自己的治国方略,而且灌输给学生“学而优则仕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、“不仕无义”(《论语·微子》)的观念,孔子本人也曾一度和他的很多弟子走上了仕途,远大抱负得以施展。可见,学习是以处世、治国为其最终目的。

但是,需要特别强调的是,孔子希望为官者一定要做到“守死善道”。所谓“善道”,含义之一是为官必须首先身正,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;含义之二是要做一个“有道”之邦的好官,绝不随波逐流、得益乱世,要像南容、宁武子、史鱼一样,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,因为天下无道时,常“无能守之节”^①。正因为如此,闵子骞拒绝季氏任命,受到孔子高度赞赏(《论语·雍也》)。

五、如何学习谓之“好学”

虽然无法从《论语》获得“好学”的明确定义,但是可以通过分析,找到“好学”的一些典型特征。陆信礼归纳了“好学”的四个表现:好问、改过、足发、一贯^②,然而该总结忽略了好学的一些重要特征。

《论语》中有两处概括列举了“好学”的两种情形:一是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,就有道而正焉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;二是“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。根据第一种情形,“好学”应当指君子所特有的一种品性,而且需达到如下条件方可称为“好学”:志存高远,安贫乐学;慎言笃行,敏以求知;近仁就道,修身正己。第二种情形则指出了“好学”的另外两个特点:一是学而不厌,求知若渴;二是温故知新,止于至善。

《论语》中的三个典范也为上述“好学”的含义提供了充分的印证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孔子对卫国大夫孔圉的评价是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”,这实是对“好学”含义的一个很好的扩展。首先从语义上分析,“敏”和“不耻下问”看上去与“好学”均为平行结构,没有修饰与被修饰关系,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,聪慧者乐于求知、位高者虚心求教正是“好学”的一种高层次的表现,因为一般来说,“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,位高者多耻下问”^③,孔圉不自恃聪明而“以能问于不能,以多问于寡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,不恃位高而求教于下属,实在是一种真正的“好”。第二个“好学”的榜样跟孔圉的背景截然相反,他就是孔子的弟子颜

①③ 朱熹:《论语集注》,济南,齐鲁书社,1992年版,第84页。

② 陆信礼:《〈论语〉好学解》,载《光明日报》2008年7月21日。

回。颜回的生活非常贫困,但可贵的是他自甘清苦而没有消沉,且以苦为乐、持之以恒。他勤学不惰,勤勉善学,“闻一以知二”,“闻一以知十”,甚至连孔子都自叹弗如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因此,颜回的作为既生动例证了“好学”的真正内涵,同时又为之增加了新的成分,那就是对知识善于钻研、追求融会贯通的积极态度。

除孔圉和颜回之外,孔子也把自己作为“好学”的例子。孔子一向自谦,但在为学生树立“好学”之榜样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,他说: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我们从孔子的言传身教中能看到他对“好学”的诠释。其一,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求道,即为追求真理而学,“人不学,不知道”(《礼记·大学》);其二,讲求科学的学习方法,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;其三,终生乐于学习,活到老,学到老,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;其四,“学无常师”,以能者为师,善者为师(《论语·述而》);其五,具有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,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;其六,求学、治学以“仁”为本,德学双修(《论语·述而》);最后,不断反省自己,总结学习经验,形成系统化理论,并积极传道于后人。

六、结论及感悟

根据上述分析,孔子眼中的“好学”可以简要概括为:

(一)从主体上看,“好学”为立志成为君子的治学者之学,非小人之学。

(二)从根基上看,“好学”以仁德为本,先修身立德,再求学求知,非弃德丧德之学。

(三)从目的上看,“好学”以求道为最终目的,以治理国家和百姓为途径,非盲目狭隘之学,也非扬名立威、急功近利之学。

(四)从行为态度上看,“好学”为真心爱学、恒久乐学,非勉强、短时而为;好学者要有刻苦、勤勉、谦虚、老实的治学态度,不能好逸恶劳、投机取巧、浮躁骄狂。

(五)从方法上看,“好学”讲究善学,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紧密结合,并且在纵向上要深钻细研,在横向上融会贯通,在实践上活学活用,而非机械学习、死板学习、不求甚解。

(六)从学习科学角度看,“好学”是要不断研究反思学习方法、总结经验教训,从而为己为人提供借鉴。

简而言之,“好学”就是指治学者立志成为君子、谋求礼治仁政之道而表现出的对学问和德性的热爱和追求,态度上表现为真心爱学、恒久乐学、刻苦勤勉、谦虚老实,行为上体现为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紧密结合、深钻细研、融会贯通、活学活用,还要不断反思、总结,以资借鉴。

然而,正像孔子的弟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真正完全了解孔子一样,我们对于“好学”这一概念的认识也难以彻底悟透,还需结合其他著述、特别是在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把握中进一步理解和完善。

参考资料

- [1] 张杰. 释《论语》之“学”[J]. 孔子研究, 2008, (6): 66-73.
ZHANG Jie. Annotation of studies in the Analects. Confucius Studies. 2008, (6): 66-73.
- [2] 高伟 & 吴春明. 孔子论“学”的三重境界 — 《论语》读解[J]. 道德教育研究, 2003, (1).
GAO Wei & WU Chunming. On Confucius three ambits of studies.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, 2003, (1).
- [3] 陆信礼. 《论语》“学”字解[J]. 孔子研究, 2009, (5).
LU, Xinli. An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of “Xue” in The Analects. Confucius Studies, 2009, (5).
- [4] 林桂榛. 论孔子的好学精神[N]. 光明日报, 2004-4-27, (B4).
LIN Guizhen. On Confucius'love of learning.Guangming Daily. 2003-4-17, (B4).
- [5] 李翔. 试论《论语》中孔子的“好学”形象.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[J]. 2011, (2), 94-95.
LI Xiang. On image of "Loving Study" in "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". Journal of Shanxi Radio & TV University, 2011, (2), 94-95.
- [6] 陆信礼. 《论语》“好学”解[N]. 光明日报, 2008-07-21. (5).
LU Xinli. An explanation of Love of Learning in The Analects. Guangming Daily, 2008-07-21, (5).
- [7] 李建华, 冯丕红. 《论语》中的“好学”之德及现代启示[J]. 大学教育科学, 2013, 1(1).
LI Jianhua, FENG Pihong. On the pursuit of Enjoying Study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.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, 2013, 1(1).
- [8] 徐刚. 论孔子思想体系的逻辑[J]. 中国典籍与文化, 2007, (1).
XU Gang. The logic of the system of Confucius' thoughts. 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, 2007, (1).
- [9] 朱熹. 论语集注[M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92.
ZHU Xi.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variorum. Jinan: Qilu Press, 1992.